

河東先生集

一

關化圖書館  
kuan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ltham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河東先生集

四部叢刊集部

開化圖書館  
Kaihua Library



上海涵芬樓景印  
舊鈔本原書葉心  
高營造尺五寸六  
分寬三寸九分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噓吸消長為晝夜為寒暑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斡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達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

據舊鈔本補



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孔周  
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  
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  
蕩疑拒邪端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  
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  
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為空言  
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得共九十六首編成  
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  
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咸平三年夏五月己亥門人

張景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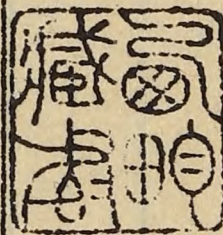


河東先生集目錄



卷一

默書



名系

字說

續師說

海說

應責

卷二

東郊野夫傳



補亡先生傳

韓文公雙鳥詩解

揚子劇秦美新解

卷三

漢史楊雄傳論

太甲誅伊尹論

李守節忠孝論

代王昭君謝漢帝疏

重修孔子廟垣疏

卷四



潤州重脩文宣王廟碑文

時鑑

玄風峒銘

延齡寺新堂銘

湘漓二水說

來賢亭記

龍興寺新修殿壁記

卷五

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與張負外書

與范負外書

答梁拾遺改名書

卷六

答陳昭華書

答臧丙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代長兄閔上王舍人書

上符興州書

上王太保書

卷七



上竇僖察判書

第二書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上主司李學士書

請家兄明法改科書

報弟仲甫書

卷八

與起居舍人趙晟書

上盧學士書

上參政呂給事書

上史館相公書



與河北都轉運樊諫議書

與鄭景宗書

上郭太傅書

卷九

與司諫劉昌言書

與朗州李巨源諫議書

與李宗諤秀才書

與韓洎秀才書

再與韓洎書

與任唐徵書



卷十

在滁州上陳情表

知邠州上陳情表

上言時政表

乞駕幸表

奏事宜表

卷十一

皮子文藪序

五峯集序



昌黎集後序

送臧夢壽序

送陳昭華序

送李憲序

送陳說序

卷十二

送高執下第序

送姜涉序

贈趙植彈琴序

送馬應昌序

Wanhu Library



送任唐徵序

送仲甫序

送高銑赴舉序

卷十三

祭知滁州孟太師文

大師元藹自写真贊

真贊

五箴

袁姬哀詞

贈夢英詩



諷虞嬪詩

贈諸進士詩

卷十四

宋故中大夫行監察御史贈秘書少監柳公墓

志銘

宋故贈大理評事柳公墓志銘

宋故穆夫人墓志銘

宋故河東郡柳公墓志銘

宋故前攝大名府戶曹參軍柳公墓志銘

宋故昭義軍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柳君墓志銘



宋故朝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河東郡柳君

墓志銘

宋故柳先生墓志銘

卷十五

宋故左屯衛大將軍樂安郡侯孫公墓志銘

宋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贈侍中孟公墓

志銘

宋故中大夫左補闕致仕高公墓志銘

宋故河南府尹闕縣令太原王公墓志銘

宋故和州團練使李侯墓志銘



卷十六

故如京使柳公行狀

關化圖書

kuahua library



四禮

可東先生集卷第一

東

藏書

世

圖

四禮

默書

門人張

景

編

昔先生將沒而遺此書也蓋得之於心記之於言言  
 雖有句句未成章或前或後皆離其辭莫貫其義景  
 乃緝而聯之名曰默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  
 能窺其極嗚呼先生以數年之慮默而著之後必有  
 默而觀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義遠矣哉凡六百二十  
 三言

夫有命有性有性有情得其性理之靜至靜至樂至



動至憂至常忘機至樂忘寧求有于無無不有也求  
無於有有其無也無為無所為萬物熙熙有道有治  
道萬物擾擾儒之為教防亂也為功惟深所立固也  
作事能長所居安也天地之道生死者也晝夜之道  
動靜者也易言其大也知大者王知小者凶南夏多  
也西秋先也故聖人用時小人用物君子用道小人  
用機良醫之家其無凶也善葬之家其無昌也物久  
即弊事久即廢善久必揚惡久必亡讓失之守守失  
之侵侵失之陷陷失之亂亂失之除除失之絕小惡  
不戢大惡必生小善不變大善不成小道不用大道



不行終身為其善君子不足也一日為其惡小人有  
餘也善亦不足爭亦不足怨亦不足愛亦不足天下  
之害不足為大有不足而與之足成吾所敬忿賜半  
恩悅仇緩寬求大與小卒終無笑求小與大望仇而  
拜家無母半無戶國無臣半無人陰言其惡陽言其  
善臣道也公與之罰私與之賞君道也欺生所信密  
漏所親作者默而若畏知也衆羨詢焉衆惡察焉上  
疑下欺君臣乃離有道以民用刑無道以身用刑喜  
也物性急其散疾物性緩其強半剛而細無不利柔  
而大莫能敗遲速適時萬事以宜示弱者必強示強



者必弱有能者為無能亦有能也無能者為有能亦  
無能也兵惟力勝智懦惟言多行怯死無勝怯學無  
成兵敗如鼠兵勝如虎進若決河止若斷柯以死追  
死為霸之事馳亂點也思亂心也解人患在深解已  
患在淺極弊多功極危多德責之不及寧若救之不  
及也責失其心救得其心民無所役君為之役物無  
大焉所近必狎宰膳嗜也終所私也甘奪其味貪者  
不死非朝不華衣非宴不多味君子也民有四焉秀  
豪姦貪物從類聚善惡成焉南文尚訟北武尚殺非  
大極異為史不書行異無疑謂所奇也觀異有思知



所違也

名系 并序

與進士高本也

進士高生學慕韓愈氏為文名曰愈開重惜生難得也作名系一篇貽之

姓以辨其族者也名以別其身者也有善惡乃有憎愛以是親疎益間矣噫慕彼之賢名彼之名與其不慕也庶可矣與其為道也異哉名彼之名稱之不若如彼之賢已有之古之賢者同其道愚者亦同其道非其稱名同於身也舜不同堯之名放勳得如堯禹不同舜之名重華得如舜湯與文王武王亦不同名



也孔子同周公之道不同名為旦也孟軻不名之丘  
揚雄亦不名之曰丘與軻也韓愈之于儒可謂專也  
已矣亦不名旦丘軻雄也止名之曰愈矣此數聖賢  
人者皆不同名而世皆謂之大聖賢人也則同矣豈  
在稱己之身同其名乎若桀名放勳得為堯乎紂名  
重華文命得為舜禹乎管蔡霍三叔名之旦得為魯  
周公乎使桓魋名丘七十子肯為師乎名身之名非  
有善與惡也同賢愚人之為道斯乃善惡也王丘名  
丘不為孔丘也劉軻名軻不為孟軻也況後其時而  
生乎學其道而師乎忍可名其名于己乎司馬長卿



慕蘭相如之為人名曰相如。果與蘭相如為同乎？為不同乎？嗚呼！古今人是亦惑之甚矣。李昇之臣名齊丘者，為當時之人，頗罪之也。不師其為道，不學其為人名，其名于己之身，尚可矣。斯謂不之知者也。苟師其道，學其人，故名其名於己之身，安可為是乎？己之賢已之材，勝乎彼之賢，彼之材善，則善矣。安在須名彼之名，即方為善乎？苟己之賢已之材，不若於彼之賢，彼之材，名同而何益乎？名古人之名者，時亦多矣。其人也，居世立身，果善者，耶？泛泛然視與息者，耳譬猶賢，愚皆曰：人豈足怪哉！開始慕韓愈氏為文章名。



為肩愈後乃釋然悟其非也改之人於道罕得同日  
而為者必有先後耳先者知之告于後者古人之道  
也聖人作經藉以至書傳記錄存于簡冊皆告于後  
之人者也同其時見其人言其言亦告之者也知而  
不告之非君子也非古人之道也

字說

邕和其至也以世上之為大賢人之德歟太史公胡  
繼周樂焦生之好學慨然異夫時之後進者名生曰  
邕至道三年來自京師邕文章外通誦六經諸史百  
氏之言請字於開、字之云世和世和邕之義也大



塊之間物順於理和也物不順於理何有於和哉天  
地和則風雨雪霜以時陰陽節序不忒草木昆蟲咸  
若稼穡菜盛乃豐不和即日月星辰錯亂山岳河海  
崩竭饑饉疾疫相臻寒燠晦明失候君臣和即邦國  
郡縣以理兵民官吏盡誠戎狄蠻夷來賓禮樂刑賞  
無濫不和即姦邪忠正淆混文物聲名蠹弊諛佞誅  
戮大興杜稷宗廟是憂父子和孝慈生兄弟和友愛  
成夫婦和室家平朋友和信義行味之和食之安聲  
之和聽之樂色之和視之親言之和聞之悅動以和  
遂其事居以和睦其鄰惟善從和而生惟不善從不



和而作以和取之猶不取以和與之猶不與惟和其  
難也惟不和其易也君子能其難也久而尤節之懼  
變生焉小人能其易也暫而尤忘之喜怨行焉嗚呼  
是和其可小哉太史公名生為邕寧無念也開字生  
以和寧異愍也今天子新即位紹二聖遺烈世將用  
邕和也邕其和諸世也開愛生之為人作字說遺焉

續師說 有序

昌黎先生作師說亦極言於時也謂夫今之士大夫  
其智反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噫可悲乎誠哉尚  
其能實乎事而未原盡其情予故後其辭而作續師



說云

師之所以為道也皆可就而學矣上之人資以發乎性也中之人導而使本其善絕其不善也下之人雖至愚也猶勝乎不聞而果溺其惡矣况其人之賢愚性實一也幼混而桀然豈能自殊也迨長而成分矣吾何以是而言哉以夫孔子之門人其大也三千其博也六萬未必皆其上智矣中豈無其下者耶其所以不流于惡而悉為善以其訓習之故也苟悉上智也何獨七十子是稱哉謂夫設有不善者今而不聞也即有之當肯昔為蔽匿乎聖賢其何純焉蓋師之



益于人良是矣乃吾言賢愚之性無殊焉在乎師與不師也故所以世不可棄其師人不可定其性師存而惡可移師亡雖善不能遽明也天之生人賢愚也造化之道矣吾謂若然者師可教而能易之力其與造化敵乎何可輕其師哉今世之人不聞從師也善所以不及于古惡乃有過之者而復日新焉雖師教之不傳猶能萬一其有善者賴古書之存得而見之若是也將亡之即奈何乎學而為心與古異也古之學者從師以專其道今之學者自習以苟其祿烏得其與古不異也古之以道學為心也曰吾學其在求



仁義禮樂歟大之以通其神小之以守其功曰非師  
吾不達矣去而是以皆從師焉今之以祿學為心也  
曰吾學其在求王公卿士歟大之以蕃其族小之以  
貴其身曰何師之有焉苟一藝之習已也聲勢以助  
之趨就以成之孰不然乎去而是以不必從于師矣  
古之志為學也不期利于道則不學矣今之志為學  
也不期利于身則不學矣捨是則農兵商工之心為  
也與其朋共言之必曰吾何時其出矣仕遂吾身也  
彼之坐者亦曰然上位之人誘下也則亦曰善從於  
世善附于人俟取其祿位而來餘慎無為己所知也



嗚呼舉天下而孰見從師與專道者矣斯不足貴也  
若是師之于今何能得于世哉吁人之不識其利也  
愚甚乎苟今能從于師則已迨夫古人矣而復兼彼  
聖賢之經傳廣而在于道也不其易于力而速其神  
乎安古人之從師能若干今人之從師也斯皆莫有  
趨而識之者時咸背塗而遠走之豈不可惜也哉斯  
乃非夫師之不行于人蓋夫人之自不幸其已者也

海說

夏禹理水東入于海百川會流混波而注能納是水  
者謂乎處下也雖處下也且水注其內自古至今無



暫息焉固有盈而溢之時也既不聞有盈而溢之其  
水是歸何地也夏禹既能理之必能知之矣所以不  
言者陰陽運化之道自然徃復也歷代言之者多矣  
皆不究其本訛亂其辭或言納于尾閭矣或言注于  
大荒之中矣其餘言者不復正其所說且言尾閭者  
是羿射落之日也落之為石其大千里矣熾其質故  
能滲納其水焉且言注于大荒之中者言大荒之中  
有天臺之山有不勾之山有融天之山海水或東入  
焉或南入焉或北入焉以予言之皆非也言尾閭能  
滲納其水者以其炎熾也且物有燃之于火炎熾極



焉以水沃之不過一二即冰然不復能滲納水矣且  
海自古已來積衆之水多矣若尾閭能滲納其水豈  
至今炎熾乎以海沃之固亦冰矣物之情與人之情  
豈遠哉尾閭苟不冰而能滲納其水即必有物于今  
常燃之矣未知燃尾閭者用何物耳予是知尾閭之  
說虛誕也其言海水入于大荒之中山也是大荒之  
山內別有納水之地未知其水竟在于何也若有納  
水之地亦與此同海矣豈此不能納而彼能納之也  
其說亦以誣矣予以為天地若人之身江河若人之  
血人身之有血常會于腦會而復散歸于四支之中



苟會于腦積而不散即卒成疾矣疾成于內人亦殞  
其命也運而不竭是能動轉乎足變易神氣為物之  
靈也為命之固也江河于天地之間亦若是耳流會  
于海復入于土散乎四維居地之下使地能厚載萬  
物者以水扶之也且掘地逾于尋丈則必有泉涌而  
出矣以是而言豈不然乎苟若會流于海無所散入  
則混溢天地墊溺生聚安足勝也是知百川之朝于  
海不能納而涸之也亦復循環天地之中東而復西  
南北從矣陰陽運化理在于此又天地之氣結為山  
融為川結為山者古有所定大小高卑名數無所改



易融為川者則流而不止浩：奔涌豈融為川者即  
往而忘反結為山者凝而能定之乎苟結而無定則  
曰大其形徧天地矣豈有九州乎豈有萬物乎是水  
其天地之半山其天地之半也今之人民何其處焉  
是知結為山者古今定矣融為川者古今亦定矣又  
或言海有大魚曰鱣身橫于海之中朝出其穴海乃  
潮焉暮入其穴海亦潮焉鱣之出入有節故潮之朝  
暮有期此之說鱣之出入能致海有潮之進退也是  
其穴與海相伴也未知海之何地乃能容是穴也又  
為虛誕甚美予以水者凝陰之氣所成也大凡陰陽



之氣皆自下而升乎上日出而陽盛日入而陰勝夫  
旦之有潮以其陽氣發于地中陰氣上散水以陽逼  
之故從陰氣以溢乃朝有潮焉夕之有潮以其陰氣  
發于地中陽氣上散水以陰扶之故從陽氣以浮乃  
暮有潮焉此之數說於海者皆不可聞於人也然說  
於此者未必彼非而我是彼虛而我實以情測之以  
理寃之即我之說為當矣慮其好迂怪之徒泯絕吾  
言故著其辭以廣于我之徒也

應責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



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衆哉衆人所  
鄙賤之子獨貴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  
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  
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于富貴私豐於己之身  
也將以區于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  
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  
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  
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  
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  
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



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  
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  
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栖草野位不及身將以言  
化于人胡從于吾矣故吾著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  
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為古文古文者  
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  
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  
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  
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  
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於心矣欲行古人之



道及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  
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  
於宮中衆豈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  
乎粟衣乎帛何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於吾非吾不  
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吾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  
幸乎縱吾窮餓而死、即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  
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  
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  
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  
罪人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十二

華化圖書館  
war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thua Library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門人張景編

東郊野夫傳

東郊野夫肩愈者名也紹先者字也不云其族氏者  
姓在中也家于魏居鄰其郭之門左故曰東郊也從  
而自號之故曰野夫也或曰子邑處而曰郊士流而  
曰野無乃失乎野夫對曰吾以為郊子以為邑矣吾  
以為野子以為士矣吾寧知郊不為邑士不為野是  
果能質其名之在哉苟不果吾斯不失矣野夫居于  
家則稱曰東郊出于旅則稱曰魏郊以別內外之異



也野夫性渾然樸而不滯淳而不昧柔知其進剛識  
其退推之以前不難其行揖之于後不怨其勇來者  
雖仇而不拒去者雖親而不追大抵取人之長棄人  
之短利不能誘禍不能惧晦乎若無心茫乎若無身  
不以天地之大獨為大不以日月之明獨為明風雷  
不疾其變嶽瀆不險其固人莫之識也與其交者無  
可否無疑忌賢愚貴賤視其有分久與之往還益見  
深厚或持其無賴之心者謂其真若鄙愚人也即事  
以欺之復有以一得便再以其二三而謀從計其利  
雖後已或自敗野夫與始亦無暫異竟不言之然終



未有能出其度內者父兄有以誨而勉之野夫啞爾  
笑而對曰小兒輩徒勞身吾嘗捕虎于穴挾其門以  
利刃彼于內雖奮躍萬變奈吾當爾隘之阨乎矧若  
類之蠢蠢哉或有賓自遠方至即傾產以待之遽與  
之宴笑寢處無少間矣父兄有曰汝胡爾為也一何  
太踈易乎殊不察其彼之人為若是無乃不可乎野  
夫曰彼人身吾人身又何間哉且天地之中孰有內  
外也四海之人皆我之親也已苟有所分別雖父母  
兄弟果肯不以他心待之乎已苟無所間于人即孰  
忍間于吾乎父兄以為然賓既告返即解衣質錢以



責之或貧餓於時有若可哀者雖食減口以遺恐恐  
然猶慮不得與之久濟矣不虞其已之反困也或曰  
子居貧賤而務施仁義司馬氏之所譏也野夫對曰  
吁哉君子計人之急豈謀已乎當貧賤而能施諸仁  
義斯所難也當貴富而將施之即親不為能乎且司  
馬氏蓋異其君子者身所以著書而多離于夫子之  
旨焉或退處士而進姦雄或先黃老而後六經蓋例  
若此也吾所恥身或有結仇相忿者野夫曰汝來前  
何故深憾乎且汝謀彼以復怨彼作報以圖爾兩禍  
不泯循環然將何止也汝無恨他人之不我善蓋自



不能善于人，身汝苟周於人，即何有不汝豐美乎？汝見盜之為行，乎其為殘賊、污惡，雖父母亦不能容身。反有同類而相感者，尚皆殞身拒害，有以甘心為交之終始也。蓋無他能感彼心，以盡我誠也。盜之猶若是，矧汝輩皆良民乎？慎勿若此也。仇聞之者，或相解去焉。野夫家苦貧，無繼夕之糧，無順時之服，年始十五六，學為章句。越明年，趙先生指以韓文。野夫遂家得而誦讀之，當是時，天下無言古者野夫，復以其幼而莫有與同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釋于手，日漸自解之。先大夫見其酷嗜此書，任其所為，亦不責。不可



于時矣迨年幾冠先大夫以稱諱野夫深得其韓文  
之要妙下筆將學其為文諸父有于故里浮屠復浴  
室者令野夫為記以試之野夫時卧疾中授其言舛  
望笑一旦微牋墨于病榻出辭以作之文無點竄而  
成家人以為異事遂騰聞于外之好事者咸曰不可  
當矣復有怒而笑之者曰痴妄見言將我獨復其古  
家何恣容乎賸：然大徧于人口矣諸父兄聞之惧  
其實不譽于時也誠以從俗為急務野夫略不動意  
益堅古心惟談孔孟荀揚王韓以為企然咸以為得  
狂疾矣後日有制作出于時衆或有下之者乾德戊



辰中遂著東郊書百篇大以機譎為尚功將餘半一  
旦悉出焚之曰先師所不許者也吾本習經耳反雜  
家流乎衆聞之益不可謂測度矣厚以化俗為意焉  
凡所與往還者悉歸其指詔亦以為軻碓之徒也捧  
書請益者咸云韓之下二百年今有子矣野夫每報  
之曰不敢避是願盡力焉或曰子無害其謙之光乎  
對曰當仁而不讓者正在此矣或問退之子厚優劣  
野夫曰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諭野夫曰吾祖多釋  
氏子以不迨韓也開寶初又著東郊野史傳九十篇  
或曰子何以作野史對曰野夫之所職也或曰何謂



野史對曰在其國史之外不書者吾書為野史也或  
曰子于司馬氏班氏范氏三家何如也對曰司馬氏  
疎略而該辯泛亂而宏遠班氏辭雅而典正竒簡而  
採摘下乎范氏不迨二家也多俗氣矣吾之所述居  
二家之良者或曰將何用于對曰用之即有用于世  
否雖先師之書為長物耳用不用在于世吾何知哉  
野夫以古之人不能究天地之真海之容納經之所  
出乃作天辨海說經解三篇大能據其事而證其非  
昔賢之所不能及者也以而所著文章與韓漸異取  
六經以為式或曰子何始尚而今棄之對曰孟荀揚



韓聖人之徒也將升先師之堂入乎室必由之未能  
者或取一家以徃可及矣吾以是耳汝輩有能如吾  
可至矣野夫時年始二十有四後二年別立傳以書  
焉號曰補亡先生也

論曰東郊野夫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尚祖  
德也退之大于子厚故以名焉子厚次之故以字焉  
復以其同時而出同道而行今取之偕信得其美觀  
其文章行事烈々然統二公也不為過矣

補亡先生傳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



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  
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  
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  
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  
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  
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  
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  
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己耳庶幾吾欲達于孔子者  
也或曰古者稱己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  
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祛其



未悟者衆悉以為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奧  
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  
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  
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  
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  
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藁若  
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  
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  
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而成  
止之辭意遽紛亂繼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



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于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中箱之者亦不過矣以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者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



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揮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



先生真達于經者也所以于補亡不謬矣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為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玄之為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與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下筆又慮與韓犯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歎曰後之夫子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



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竟  
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  
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  
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為  
非可與伍范詩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先生能  
敦復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  
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釋  
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  
賦刪韓以其將求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  
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



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  
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  
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  
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中先生來京師  
遂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  
世而行其道焉

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  
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  
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  
虛位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



補之者夫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  
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以續六經大出于世實  
為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  
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恒輩之曾及也於乎知  
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  
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  
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  
蓋自出一家之体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  
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  
無其人也



韓文公雙鳥詩解

余居東郊府從事高公獨知予開寶中授以昌黎詩  
三百首開與之會即賡誦評其尤至者一日予咨曰  
雙鳥詩何謂也公曰得無若刺時之政者乎予因而  
悟之與公言異故作辭解之以編于後

高公子竒曰雙鳥者當其韓之前後斯執政人也一  
以之仕一以之隱本異而末同故曰落城市集巖幽  
殊以別也下之言蓋以其辨姦詭比將壞其時也未  
知斯孰耳予解曰不然大凡韓之為心憂夫道也履  
行非孔氏者為夷矣忿其正日削邪日浸斯以力欲



排之位復不得極其世推復不得動其俗唱先于天  
下天下從之者寡背之者多故垂言以刺之身公曰  
何謂也予曰作害于民者莫大于釋老釋老俱夷而  
教殊故曰獲鳥矣謂其曰此名也以非仁義禮樂父  
子君臣之類也其所從來俱不在于中國故曰海外  
來也後漸而至故曰飛。到中州也公曰若是言之  
釋之興也乃西始矣老之興也子何云俱不在于中  
國乎昔聃著二篇之書以授其開令而乃西逝矣是  
自此而起身子如是無乃悞辨韓之旨哉予曰然且  
聃之昔在中國也不以左道示民矣豈西入于夷因



化胡以成其教故欺之以神仙之事用革其心而後  
教乃東來與昔之書果異耳是非中國之興也故韓  
俱云若是矣夫釋之為教也務當民僞奉之架宮崇  
宇必處都邑故曰一鳥落城市也老之為教也務當  
自親其身收視反聽棲息山林以求不死故曰一鳥  
集巖幽也謂其不得相伴鳴也以其二教之雖來而  
未甚明于世各泯然矣言三千秋者以其時久而極  
言之也既未得明其教其言亦未能大盡于物故曰  
各閉其口而銜乎萬象也後之正道漸衰澆妄之風  
漸盛故比之春風焉謂其卷地而起以其舉世悉如



之也百鳥皆飄浮者衆邪以興也釋老乃得競出而  
扇于民久益張矣故曰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也  
有耳者聒皆聲有舌者反自羞謂其能恢誕而繫極  
他莫及也百舌謂百子也從來多善于著書以亂夫  
子之道故曰舊饒聲從此低頭不能出其上也得病  
謂其道或世不用之浪遂至死乃休矣世旣熾耀  
其釋老也說惑於上下之人極之又不可究其根無  
之又不能免其機遂皆欲捨其生而從矣其間有忿  
而殊其衆者能大其休聲以愬于上故曰雷公告天  
公以假為喻也百物湏膏油者使世將復其不敗于



生矣故託言云自從其兩鳥鳴而留光聒亦收矣蓋  
謂其帝王之道不能光行于天下也或有哲智之人  
將幹運其世務或誅或經以全其變則懼所以言之  
有素也乃停留其造作而故云怕嘲詠矣挑抉其草  
未誅求其蟲鼠謂其無所漏脫于幽微也苟世不息  
其如此則咸畏其或生或死或罪或福莫知其涯而  
愁憂矣故云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也自此亂而  
其時無春秋矣日月亦莫紀其序矣大法亦失其九  
疇矣周孔之道亦絕滅矣故曰周公不為公孔丘不  
為丘也若此乃釋老之效果遂分鳥雖行於世也各



有拘其時政矣故曰天公乃怪而各因于一處也然  
後世得不全絕其言他道者乃云百蟲七鳥鳴而復  
啾々矣教之既有其限不混然而使民夷也各守其  
方而省度矣故曰既別其處而能閉聲省憊尤也尚  
復民之信奉者衆耗于世而害于物曰亦不知其厚  
矣率四海之大幾被其困焉故曰朝食其龍子暮食  
其牛亦子飲河生塵而飲海絕其流也其末句云還  
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者謂其後必不能終如此矣  
復有其甚惑者久而見興也不限其時而云久也故  
以三千為言焉斯惟韓之在釋老罪非其他也公以



為如何公曰若子之言韓之詩亦云是矣然子能識之信子于韓氏也達其玄微也哉

揚子劇秦美新解

昔人咸謂斯文媚莽之辭也法言孝至篇曰周公已來未有如漢公之懿者云稱未篡之前莽實偽貌而近如是亦可庶免乎曰劇于秦而美于新揚子之全德此焉虧矣今承往言亦曰然也嗚呼下漢氏幾千年無一人識雄之旨蓋君子微言而首比于惡者也或曰子獨異而將說之何哉是必果能直其雄之志者乎子曰吁揚子之志譏莽而非媚也謂美之稱曰



劇之類也且夫目其辭云是者其言悉存于間也夫  
秦之為不道其惡也有天地而未有之矣今引而言  
之秦劇也取而比之曰新美也是新無比于五帝三  
王莫有其善也比于秦而褒貶之是其有不善與秦  
上下也故曰劇秦美新矣大凡褒貶于人取其善惡  
類而較其優劣也善者必以善類比之惡者必以惡  
類比之如稱堯舜云者兼而是同其善也桀紂云者  
兼而是同其惡也類而較之也如曰善必以惡較之  
即一善而千惡其善自顯矣惡必以善較之即一惡  
而千善其惡亦自顯矣何復枉其功乎未見較其善



惡者有云堯桀也舜紂也必曰如前堯舜桀紂云故  
今揚子是云如是也劇其秦謂惡甚也焚詩書大宮  
室起長城巡天下兼滅其宗周也曰劇也美其新謂  
其惡少異于秦也雖其竊漢祚與滅宗周同且無諸  
秦之所大惡也故曰美也又夫漢德不如周享國日  
淺王道不成雖周之衰經日已久下劣諸侯然其滅  
者秦當其大逆也故曰秦劇也新美也斯又聖賢之  
深旨在于周漢也孰可識之乎或曰子言斯即然矣  
其何下之辭云云乎予曰吁之辭云云者蓋蔽其名  
譏之所也若顯而僻之即君子微旨何在焉禍且



及矣凡揚子之是言也遜惠者也首六至于斯焉言  
苟不隱其志後苟不晦其前則不可也或曰然詩三  
百譏刺者過半且其篇曰某篇也是所怨于時之王  
者也下其辭未有如子稱雄之文將若是也子曰吁  
異乎時不同事且殊矣凡詩書之作出自夫子當時  
之人何能有焉蓋聖人觀前事而繼言之所以垂炯  
戒于後世也非如夫揚子親居於莽之下也或曰若  
而言是終不敢繼其始晦不敢敵其明即曷若不言  
乎叔孫對于二世也偽媚其言而免于禍蓋上之所  
發問而不得已而言也且雄非有叔孫之台莽無二



世之間何如是哉予曰吁當葬之時揚子不得不自  
言也凡人仕於世大小之分各異矣當大而不為之  
大即事之失矣當小而不為之小即事之僭也且叔孫  
無居於揚子之位揚子有過於叔孫之名位而拘之  
名而累之揚子須以異於叔孫也在于分之事使然  
也叔孫若昔如揚子不待問而言之也則不能免後  
代而誅其名也揚子若今如叔孫必待問而言之也  
即不能免當日之害其身也士之遭于不道也居其  
迹者禍切之處其遠者禍間之危行以言避能者可  
避乎患也尚時有罹其辜者焉况揚子之懿若是而



人乎與世當不同也莽固知耳苟不有言即莽疑不  
足于己也必甚矣子不聞乎閉門而著書也尚有接  
閣之禍幾死焉如是揚子果得不自言之以進耶嗚  
呼知揚子者在于斯罪揚子者在于斯昔之所謂後  
世復有如我者知我矣其于餘也得不得不盡若此之類  
者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開化圖書館  
Kachua library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

門人張景編

漢史揚雄傳論

子雲作太玄法言本傳稱非聖人而作經籍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天絕之嗚呼且子雲之著書也非聖人耶非聖人也則不能言聖人之道則不能言聖人之辭能明聖人之道則是聖人也子雲苟非聖人也則又安能著書而作經籍乎既能著書而作經籍是子雲聖人也聖人豈異于子雲乎經籍豈異於太玄法言乎聖人之貌各相殊聖人之辭不相



同惟其德與理類焉在乎道而已矣若非聖人而作  
經籍則其所書也不若于經籍矣言無章行無法是  
曰經籍乎人可誣曰經籍乎比之吳楚之君吳楚之  
君竊位而冒名勃于道者也天宜伐而絕之子雲務  
教而利時順于道者也天豈罪其為是乎天能絕吳  
楚之君而僭竊則天甚明矣天既甚明固能罪惡而  
福善即吳楚之君可罪子雲可福也若友同吳楚之  
君而罪子雲是天明于惡少而不明于善也多矣班  
孟堅稱諸儒之言曰是蓋當時恥不及雄而謗之者  
也不可從而書矣凡為史之任在乎正其得失而後



褒貶之得失此不能正况其褒貶乎所謂孟堅有良  
史之才者予于此不曰良史也

太甲誅伊尹論

汲冢書紀年稱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即位  
于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  
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氏注春秋左氏  
經傳既終始獲是書因紀于後意有惑其事乃曰左  
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  
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與尚書敘  
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



亦當雜記未足以取審也余以為元凱之不章明于此也非耳且伊尹相湯功其大矣太甲嗣位書稱不惠于阿衡尹作書以訓之甲再不聽命尹乃營桐宮以放太甲能遷厥德改厥行既三年尹奉以復其位書有太甲三篇載其事其上篇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孔氏傳謂徃入桐宮居憂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也其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謂其甲既終其信德尹乃復之也尹遂作書美之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允德執其中能易成其善也甲遂聽其言而謝已過曰拜



手稽首云尹乃復訓以後書蓋以甲之知其先王之  
法度可與居于位也尹既正其甲于不道已老將告  
歸復作咸有一德之篇以戒于甲書曰伊尹既復政  
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又有沃丁篇序云沃丁既  
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今雖其辭已  
亡獨孔氏傳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歿仕老終以三  
公禮葬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乃作此篇以戒也是  
其甲與尹之始終事情畢見于此竟無言誅尹之說  
又有伊陟相太戊作咸乂之篇是其子復佐于後王  
也亦不云甲復立其子也又有高宗說命之篇曰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下云格于皇天尔尚明保予周  
俾阿衡專美有商是其後王極誦其先臣之休烈以  
冀說企及也又周書君奭篇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  
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是其君臣悉見其父子間  
保全令德也元凱以紀年之辭遽惑于此苟伊尹為  
臣能放其君是其政在尹也能制于甲矣豈甲反能  
以不道害之乎且尹之相湯伐桀以成其功民咸知  
尹而輔矣復以其自立為君而又七年以永其位若  
是何有甲之所能哉既云尹乃自立是因事而奪君  
位也為逆甚矣太甲能潛出以誅之豈肯反用其子



乎必以反用其子其子果肯以平心而事其甲乎盡  
道而佐其甲乎足以明其紀年之文夫子沒後諸國  
雜亂之編記者也不足取耳元凱不自悟反疑伏生  
以老耄恐致昏忘一何甚哉且安國叙書云濟南伏  
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後至  
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間得古文科斗之書遂以所  
聞伏生之口傳者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又得二十  
五篇是其伏生當時所誦之書于壁間科斗古文證  
定其真偽也亦無誤耳其所誤者舜典合于堯典益  
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



命序悉言之備矣苟伊尹實誅即前數篇之書憑何  
而作出既無所作而出伏生有誤即古文科斗尋亦  
證矣何其漢代諸儒登安國亦若是身獨舜典已下  
能辯之哉倘伏生之有昏忘而安國之徒何在焉是  
以伏生所記之書胡得其誤也元凱之知且識也何  
可更言或致昏忘哉此事尤甚昭然也若曰將此紀  
年之書疑其雜亂未足以取審則察以前事止可獨  
曰此書若是有所雜亂者不可兼曰老叟之昏忘也  
果是真偽不分矣或曰紀年之書皆科斗文字非秦  
漢之所書也斯非子謂六經皆孔子之撰述者于家



有殊古史孔子異其伊尹太甲事以成其書訓于世  
身汲冢之書勿是其世之本耶壁間之書勿是其家  
之書也予曰然若吾所謂夫子之所作固然矣且夫  
子之大聖公是而公非觀虞夏已來之事各用其微  
而彰其巨必以質其本矣豈獨于商也有所私而易  
其元乎或曰子謂誅尹之說既為非矣且太甲居桐  
三年天下其誰是君紀年謂尹乃自立者此勿有所  
賴歟予曰古者君喪嗣立諒闇者三年百官總已以  
聽于冢宰時惟太甲于元年以被放三年而復之伊  
尹實居冢宰之位總百官以治非以自立也書所謂



既復厥辟者足以明之矣或曰馬遷氏紀云湯崩子  
太丁未立卒乃立丁之弟丙為君丙即位三年崩立  
丙之弟仲壬為君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于是立太  
丁之子太甲是為元年伊尹作伊訓之類之書也如是  
自湯至甲內有兩帝復經七年何其伊訓序云成湯  
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也又其紀之  
下辭云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其太甲篇  
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傳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  
也其紀年稱仲壬即位卿士伊尹崩而立太甲大與



馬遷之紀頗同而獨孔氏之書年祀帝王有此差異  
孰為非乎予曰遷之書與紀年之書若等類也皆非  
聖人之作矣有所自不明白其事耳或曰然何其馬  
遷之書其下之辭紀太甲之反政與伊尹之卒之類  
無所異其商書也予曰遷之著此書當其時蓋欲自  
廣耳執而一紀其經之事又惧其皆孔子之言于已  
無所大也須以參雜外之書用混其本矣斯亦不足  
致心于二三蓋諸國之雜亂者也嗚呼君子常謂慎  
其所為也蓋惧其若此之惑于後也

李守節忠孝論



我國家有天下之年將以文綏萬民不以武靖四方  
盜筠結叛謀陷澤以死其子守節以浴下待罪皇帝  
命捨之反授單牧國史載其事嗚呼若守節也胡為  
生哉夫君臣以義立父子以親居義苟不勝于親則  
先其父而後其君矣親苟不勝于義則先其君而後  
其父矣臣子有家國而成身有忠孝而立行不幸或  
不得其兩全則俯其一以免污名也止可亡身以存  
行不可亡行以存身若守節也于君不見其義于父  
不見其親敗家而傾國絕忠而滅孝萬世之罪人也  
或曰守節之事胡為不見義于君不見親于父也予



曰夫孝者道也親者情也道所以出于世教情所以生于天然出于世者不可以違生于天者不可以逃且守節之父謀逆之始不能盡諫以制其亂煩君于深慮勞師于厚伐已復從之是于道也失其孝矣父既成于大逆死于不善安而頌其敗忍而居其後是于情也失其親矣或曰守節非不以諫其父其父不聽之禍心久萌姦朋固謀豎其父死斬佐卒以降如是無乃可免于此哉予曰不然諫之不以極其道不如不諫矣夫諫有三焉有公諫有力諫有死諫公諫者謂評其事之可否論其端之始終折以短長取以



逆順是為公諫也力諫者彼衆以是我獨以非訐其  
不道以極其言稱其大禍以惧其意進不以退久不  
以止是為力諫也死諫者言既不從情既不移可殺  
已身以厭彼志是為死諫也如此始謂極其道身且  
守節豈能有是哉取其公諫也則不能明于言取其  
力諫也則不能副其誠斯二者尚未果矣矧能以死  
諫之乎或曰古所謂三諫不從則隨而泣之若守節  
之諫其父也必以力諫矣言必極于敗禍事必沮于  
亮姦如謂之隨而泣之者守節于父也莫得其道哉  
予曰古之所謂泣諫其父者豈在父為大逆乎叛君



謀國殘民興師耶或曰父之事既異其古子之諫又  
加于古復何使諫乎予曰可以死諫矣或曰子之意  
謂死諫也以其均之性既酷暴而隱忍莫若以其諫  
不止而被誅于父也予曰不然言不見聽乃可當其  
父之前衆之中大呼而號曰今此之亂違天地欺日  
月鬼神亦所以待誅也夷狄亦所以不為也我言不  
從汝逆必行敗而吾亦被戮矣我不若先其汝敗而  
前自死以免其名為背君之賊也觀汝之輩後日死  
且百毒而加身不及吾之萬一身而後或刺忍以明  
心或扼喉以斷氣苟實以力諫不從即可用此以諫



美且不聞守節之有是哉安能存其親之情于父也  
或曰若是守節既不能之失于孝也故聞命矣其所  
以斬佐卒降重城莫于君也有忠乎予曰夫斬佐卒  
降重城蓋以其父已敗勢已傾不得已而為矣或曰  
苟守節之無是心即不斬且降矣乃其夙志不有其  
助父子逆背君以叛當父未死之前雖欲行而被其  
所拘未能也既父之死而遂成其志矣予曰若謂以  
父之所拘即可竄身馳匹馬歸朝廷待罪于闕下以  
明已之不從父子逆用免其惡名也是其見于父力  
不能制其亂于君誠不敢失其節也何其父敗已死



而謂夙有志而拘所不能行也縱實有之已亦何自  
辨其心哉或曰然苟守節能若子之言逃歸闕下設  
父如此而後敗死于外當有他人肯以斬其佐卒以  
重城降乎苟非其守節即不如是矣予曰夫作叛者  
筠為主矣筠若不固其禍机雖姦黨百萬何能作乎  
主既已亡其下胡為勇哉一以失其勢二以惧其死  
三以畏他人之先四以樂有利于己有此四者孰不  
降乎何在獨守節而能哉或曰夫守節之當是時也  
甚幼耳年始迨冠成長于貴富之中未能知其人事  
矣非不能如子之言予曰若謂其幼而未能知人事



即何其見父之敗能來降乎苟實幼而未能知人事  
即亦不能有此也蓋其賣君父以藏志觀存亡以射  
利萬代之姦賊也甚其父之為不道矣或曰皇帝何  
赦之反授以位乎子曰皇帝御民賞罰各從其取舍  
也于彼為之即不忠不孝也于我取之亦是其大過  
而少有功矣或曰子若立朝廷將柰守節何子曰吾  
若居祿位立朝廷雖皇帝以赦之吾疏請以殺之用  
謝其天下之忠臣孝子也

代王昭君謝漢帝疏

臣妾奉詔出妻單于衆謂臣妾有怨憤之心是不知



臣妾之意也臣妾今因行敢謝陛下以言用明臣妾  
之心無怨憤也夫自古婦人雖有賢異之材奇畷之  
能皆受制于男子之下婦人抑挫至死亦罔敢雪于  
心况幽閉殿廷備職禁苑悲傷自負生平不意者哉  
臣妾少奉明選得列嬪御雖年華代謝芳時易失未  
嘗敢尤怨于天人縱絕幸于明主虛老于深宮臣妾  
知命之如是也不期國家以戎虜未庭干戈尚熾胡馬  
南牧聖君北憂慮煩師征用竭民力徵前帝之事興  
和親之策出臣妾于掖垣妻匈奴于沙漠斯乃國家  
深思遠謀簡勞省費之大計也臣妾安敢不行矣况



臣妾一婦人不能違陛下之命也今所以謝陛下者以安國家定社稷息兵戈靜邊戍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祿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為陛下謀之曰將宜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于戎朝廷息軫頌之憂疆場無侵漁之患盡繫于臣妾也是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移于臣妾之身矣臣妾始以幽閉為心寵幸是望今反有安國家定社稷息兵戈靜邊戍之名垂于萬代是臣妾何有于怨憤也願陛下宮闈中復有如妾者臣妾身死之後用妻于單于則國安危之事復何足慮于陛下之心乎陛下以此安危繫于



臣妾一婦人臣妾敢無辭以謝陛下也

重修孔子廟垣疏

李准拾遺請作

儒宮荒涼久矣噫天下太平厥道斯用會府之下尊  
師者吾未見也聖人礼法行于天地間萬物賴之而  
相養苟一日暫廢則日月昏陰陽錯豈止臣賊其君  
子賊其父也由吾道而進者頂峩高冠身曳大佩享  
太牢而坐豐屋王公大人貴是極矣過吾先師之廟  
下則忘而不領怠而不恭至于圖像墮地邊豆覆席  
皆曰何害于吾也其有日齋嚴其容月給費其產崇  
夷狄之教奉髡褐之役則未見稍怠于心求福田利



益也苟釋氏能福于人王公大人今日貴富何不由  
夷狄之教以求之福其身福其家者在吾先師之道  
之教也我知其端矣大者欲塞其責小者將貪其利  
塞責者以其剝害黎元黷亂道德見釋氏有他惑之  
事圖在屋壁惧身死之後懼其毒烈故損家財贖其  
過矣貪利者以其命將夫而能壽疾不豫而得瘳居  
位則見遷鬻貨而獲倍謂能祗信福在其中以此而  
言得其誠矣王公大人尚若是也矧其愚不肖蠢蠢  
者乎斯風寢淫天下從化若洪水墊害大禹未生將  
何以救之也於乎余入吾先師之宮不覺涕下用之



者不知其力反趨于異類乎視其垣墉圯毀階廡狼籍痛心釋氏之門北如王室吾先師之宮也反如是哉聞斯言者得不愧于心乎將令責按舊圖速修是陋庠先達與後進輩出金帛用資其費况不迨釋氏之取萬分之一也崇吾師之宮以昭其德吾先師享之亦無奈矣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

門人張景編

潤州重修文宣王廟碑文

時稱聖人之德者多比以天地為較量而言蓋以其至大故也天地之有形橫亘太虛中計億萬里不啻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附而生之賡億萬世維固維存是可為其大矣一旦或毀而不見其大也何有焉先聖孔子身長九尺六寸壽年七十有三恂、為旅人為陪臣作詩書大易春秋禮記之書取三才洎萬物經而緯之極其道者不越于數言身非天地之廣



壽非天地之永歿而且久終古益賴以是而言斯與  
天地並德而稱大也天地其無間然乎天地尚如此  
矧餘者可與孔子為其等倫也歷代帝王能知之者  
乃立像貌建宮庭以時祠祀尊之甚者則封之以王  
爵命被之以王衮冕自國都至州縣廟學生徒詔使  
如一唐季失道疆夫戾頑割裂土田競專制令梁周  
五代弗克除削

我太祖始憤起斬伐得十八年下荆取湖降蜀擒廣  
州剋江南政修官嚴物完兵彊

聖天子今紹服神休召吳越甌閩來走歸我不四年



又盡平晉地萬方六合剗刷滌蕩悉絕纖垢潤州在  
江南為上郡有孔子廟當儲偽時闕法式莫肯崇葺  
之兼以提卒荷戈技剪壇壘日蹂躪作落然蕪穢弗  
堪周視繼涖長任筆辜傲偷剝寧曾少思太平興國  
五年冬開自常州知軍州事授

勅知此州吏盜貪羸檢夷澄育八年政事簡秋八月  
哉生明撤舊創新告遷其廟自顏子及孟子已下門  
人大儒之像各塑績配享于座厥功成乃刻辭于石  
以紀之文曰

謂民無知斯寔乃欺廟成來觀其樂怡：歎嗟興言



嚴師崇教以齒以曹我將子效里門郊路出入謹讓

晨趨夕息歸所背向不爭不踣安用刑克移之四方

可則而康日升于天視察明分靈部霄黑其何為德

伊誰謀之曰開口適、位官官判州通職右贊善大夫通判軍

州事張適率吏奔工九旬力畢仰瞻庶賢群侍翼側

拜堂下伏淚如雨惟聖成身豈同父母罔識得生肖

類毛羽冠衣廩俸帝錫而用言政行訓從學道重以

報之恩新此像宮家興禮儀若魯之風當

明天子以文求士誥詔八紘寧弗如此復古尊儒去

夷即雅化行來格皆為達者



時鑑 并序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  
峒有粟氏固之會其族南劫興安縣敗入谿峒連歲  
不寧天子擇中貴臣二人涖全部州以靜之明年春  
粟氏來歸魁狡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于石以  
誡之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于命取亡居夷鄰德  
虜險近賊蜀難通輶吳莫容舟嘯萬羣姦摧壘倒閔  
象踣圍矣蛟斃殼已蠱織曷存蟻微何奔虎猛恃力  
逼死罔逸隼執誠捷懷餌受縶小人為美君子是恥



所失若塵其治如鈞寧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  
翫兵竟慝怨懼興禍貪慈生過徇意成朋悱心見憎  
以畏卒潰苟悅爰萃謹政防亂慎行避患缺玉不補  
積滓非污來紆往亟愚昧智暱昭事著利洽動裕  
平原廣野馳車走馬高浪深淵有鮪有鱣保尔攸宜  
骨樂在時刊文無窮作誠永終

玄風峒銘

并序

出桂州東抵慶林觀背山下有峒出風淳化元年開  
知州事往避秋暑因刻銘于峒傍曰  
桂東叢峰穴空通風淒肌森襟沒骨侵心瑩雪若潔



凝冰若冽暑宇苦燠周陬流毒其何如斯為能去之  
嶺山峩嶩嶺水湯湯亘古綿今氣炎土荒物爽迺情  
候乖朔節夏雨多涼秋旱多熱春裘冬扇朝順夕變  
反倒無恒天屬相仍榛莽虫豸橫亂患害性類所專  
造化莫遷我來峒中百慮時窮翛然自釋忘歸終日  
勒銘巖石用紀成極

桂州延齡寺西峰僧咸整新堂銘 并序

桂州西峰僧咸整淳化元年不下山十二年矣整之  
師洎祖師悉如整開興贊善大夫張洲為整作新堂  
以居之有問整之行何為奇者對曰若時入陣戰賊



勇能進不顧死者足為善將矣况如孫吳乎交朋間  
視其友無欺者足為義士矣况如管鮑乎為政廉以  
平足為良吏矣况如龔黃乎入朝事君直能言必盡  
誠者足為賢臣矣况如伊周乎父兄在視其室無私  
者足為孝子矣况如曾顏乎為文理勝辭者足為大  
儒矣况如荀孟乎惟整焦然坐一室足不踐山下寸  
地况入豪貴污賤之門嗚呼如狗鼠誦竊貳百善萬  
惡心動即生身遠自藏幾滅半矣方之外殊而內同  
者止是整能潔其行與之善將之下高較其輕重整  
亦足為真僧矣由湖湘而南問僧者語整為諸先冬



十二月堂成開詔罷州任得歸闕留文堂下為整以  
銘之

知生為役子無息無利畏同陌遠兮出求以異復本  
逾元兮尤耽其味寧如不殊兮益增乎累整之專嚴  
兮潔行世、超然遐邁兮時誰可泊窮觀永古兮何  
足有貴萬類千變兮終焉若是包極六合兮未克貪  
意精明至止兮深藏自閉維堂斯皇兮猶多餘地羣  
牲草樹兮藤、茂翠環鄰俯覲兮勝情與智祖源師  
派兮成流善繼于家于國兮有慙名位畫塵夜燭兮  
昏翳若醉城闔巖岫兮疑畫相似渾淪奔紵兮孰思



而議跬步天違兮海賒難既吁嗟整之兮離垢脫穢  
我寧尔及兮賜填滓滯

湘漓二水說

湘漓二水始一水也出于海陽山山在桂州興安縣

舊名全  
義縣

東南九十里西北流至縣東五里嶺上始分

南北為其二水北為湘水南為漓水求其二水之名

于書于記皆無所說淳化元年開自全州移知桂州

乘舩泝湘水而抵嶺下復以漓水達于桂州問其嶺

之名即分水嶺也分水是相離水也二水異流也謂

其同出海陽至此嶺分南北而離也二水之名疑昔



人因其水分相離而乃命之曰湘水也漓水也其北  
水所為湘南水所為漓將有以上下先後而乃名之  
也水陰屬：北方北方為水之主也以其北流者歸  
主也乃尊之以相字加其名為上焉又疑為以其北  
者入于華南者出于夷華貴于夷也故以相字為先  
焉既二水以二字分名之即北者為上為先名湘也  
即離者必加南流者也所以漓江是分水之南名也  
因其水之分名為相離也乃字傍從水為湘為漓也  
凡為字皆命名者也名者強稱物者也古之以萬物  
錯雜懼難別識也乃以名各記之矣即物之名有類



有假有篆有因焉斯二水之名以其水分相離為名是取類也是所假也是從義也是有因也今書漓江為漓字疑其不當為此漓字也當以離字傍加水作此離字也又字書古無此離字酌其理增而今以為字焉亦由古之他字皆以篆以理撰物者以成字也非與天地同生于自然耳亦皆由于人者也于今悉為世所用矣以斯而言之即古之所為者未必即為是今之所作者未必即為不是耶凡事亦無古無今焉惟其為當者是也即湘漓二江之名孰曰非乎若以其南方為漓流南方為漓江也即所說之篆其疎



矣

來賢亭記

人之學善文章行事烈、代為之稱者雖前古而生孰不欲願與之知企慕恨乎已之後時而出不及也觀夫同世而偕立並能而齊名則反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二者經史子集之中或絕言而不相談或曾言而不相周有之多矣吾未嘗靜坐思之不為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時義不相寶者乎因而誨之吾所以異是于世矣乃構此亭在東郊厥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



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也有能聞于吾者吾欲信而來于是也有未聞于吾者吾欲知而來于是也有先達于吾者吾欲趨而來于是也有後進于吾者吾欲誘而來于是也有務勝于吾者吾欲讓而來于是也有推退于吾者吾欲尊而來于是也大方者吾將仰之小者吾將俯之貴者吾將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于世合吾道而比于時嗚呼若曰子將來賢之徒于人人將來賢之名于子者吾又非斯志也蓋欲夫是亭也不独如前言而已耳亦將化今而警古矣



宋州龍興寺浴室院新修消災菩薩殿壁記

道隱師居是宮作是殿立是像柳子以王事繫于斯

時任宋州錄事參軍有轉運使和峴誣奏見而問之

師謂柳子曰余聞在佛時有大賢智施功若力能消

除世間一切災苦故于今傳其道者未嘗廢予嗣其

法見夫有形有類者當罹于災禍間疢亦至矣太虛

中天地或有災變日月或有災蝕邦家或有災難人

民或有災患夷狄禽獸或有災厲草木蟲魚或有災

害予欲如在佛時皆使免焉故以行是菩薩願能消

而除之予曰佛之力師之心果若是亦大矣紀其



言刊于石以為師作記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

開化圖書館  
Kachua Library



河東先生集卷第五

門人張景編

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

開再拜人之生有幸與不幸也幸者自知而不幸者  
謂人莫之知也知蠢然徒若類而已矣或出夷狄之中  
生不識其禮羨死不知其喪祭不幸也歟或在中國  
生不成人而夭或聾或瞽或瘖或瘡或癩或狂或愚皆疾  
之廢也不幸也歟或生當亂世戰伐交興相之以賊  
殺拘之以俘虜旦不安其游夜不寧其居不幸也歟  
或生困于貧餓隸人之駟役受人之制限賤若于犬



馬苟乎衣食者不幸也歟或生為兵習于弓矢之勞  
生為農勤于耒耜之業生為工力于刀斤之用生為  
賈務于衡斛之任唯乎自足者不幸也歟或生弱為  
老佛之徒淫于誕妄之說生處乎典吏之職掌于責  
罰之繁者不幸也歟是故君子篤道而育德懷仁而  
合義惡夫不幸者也自古聖人墮士無不惜乎此矣  
生而幸者少其人哉或曰子謂是不幸者謂乎莫若  
已之皆儒者為幸也曰皆哉吾子之問儒者也幸乎  
幸乎不也已人之不幸由乎天身之不幸由乎已已  
之者甚乎天之者也苟有外其貌而內其情于儒何



幸哉言不忠行不信事君不能盡其節與朋友不能  
交以養父母在不能奉其誠居鄉黨不能與仁者處  
見善不能致而學以及之聞利喜而趨恥貧賤而弃  
附勢而媚容者雖于身為儒而曰幸乎其君子觀之  
不幸也歟存為識者之笑沒為後人之辱甚乎前之  
者也開竊自念幸而不生于夷狄之中自五歲而讀  
書以至于此凡十九年矣當時便誦執事之文章與  
夫聖人之言雜而記之敢望今日親逢執事于是邦  
哉苟或天死而疾病明天子不出而四海亂墮于執  
御之中廢先人之業雜為賤類從今逢執事于是邦



也何能進于執事之門哉斯非其幸者歟又聞粗識  
古人之事不敢違道以就其志誑時以安其身苟行  
戾而進于執事之門亦負慙而自愧矣開頗有自知  
其幸也敢請見焉執事倘不罪而寬容之成乎開之  
大幸矣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二書

開再拜先達者處乎上以待士後進者居于下以求  
知譬之登高山立其梯焉前者苟躋而絕其梯則未  
躋者無由而來矣前若思而自念曰吾或未得躋于  
斯梯忽時而絕則吾雖趨然迅于猿翩然利于鴻則



亦莫致是之登其上也所以為上者必資于下為下者必依于上上苟不容其下則上之功名無以大祿位無以尊独行而無從独唱而無和矣下苟不從其上則下之事業無以伸力行無以施自為而無朋自緘而無門矣如此則不惟上下之相失噫將見其國亦不得于治民亦不得于安也國與民亡其治與安則禮樂刑政無能措手足夏商周之世常舉其士也所以王道成而風俗平秦漢魏晉取士者或亡或存故不迨于三代也夫士之賢愚混不可不用擇其良者也前代之衰亂者非不取士也取不以其賢者也



君宰相之下立百辟庶尹非徒奉其職而從于政亦  
要知其士者取而致于國也我國家四海今治者蓋  
得執事者之在于位也執事之心固常在于取士矣  
當今取士之道独有禮部焉每歲秋八月士由鄉縣  
而舉于州郡由州郡而貢于有司有司試其藝能擇  
其行義得中者後進名于天子始得為仕也然士之  
雖有賢能由鄉縣而得聞于州郡者由州郡而得聞  
于有司者萬少其一二矣况其無賢与能竊是虛器  
之人乎况其不由鄉縣州郡而直得聞于執事乎執  
事之來也榮矣父母之邦矣臨其下也不以私御其



衆也不以黨可與進而進之不可者否士咸謂執事  
于鄉里必多乎開曰君子之心與天道小人莫能知  
執事豈以鄉里為情哉將以天下為情于民而與國  
矣千里不足私也數夫不足黨也接其士者達于上  
下相由之道也厚與不厚者取于賢與愚之分異也  
有之將以濟其道亡之將以順其物天可仰而不可  
升君子可近而不可親于士廣納而詳擇備求而偏  
任執事之所以待于下者也開行修而人不譽辭成  
而衆不解瑰然獨處出無與交亦將由乎鄉縣而舉  
州郡豈敢遂望貢于有司乎自度取捨不識向背材



於時而若無用器于道而如有合莫知其已之賢且  
愚也幸逢執事之來故有望于執事矣是以三投刺  
而一奉書先齋沐而後請見焉執事果不罪而與之  
進退揖讓俯仰周旋使得盡其儀焉執事之若此者  
固無失也蓋以接其士而欲求其賢以致于國也開  
之幸者則過矣何也本將由鄉縣州郡而貢有司苟  
得貢于有司而敢遽望于有司之知乎今者不由鄉  
縣州郡而亟得拜見于執事執事復加之褒揚之賜  
開未知從何而便至于此也宜何以報執事耳姑進  
其言而謝焉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三書

開再拜謹投所業書序疏箴論一十七篇納其後進  
進謁之禮非為文也開始將見于執事之時故收拾  
有所罄其鄙惡士咸謂開傷于太古不若擇其淺近  
者以獻之開惧其失也遂取舊所著文寫以五通暨  
乎得見于執事執事賜之大恩不罪狂愚私心復悔  
遽擬易之又慮以疎其次第之儀時日相懸不可也  
即俟于後以別有聞夫生而知其道天之性也學而  
得其道師之功也江河流而不止浩：焉鑿地而穿  
池汲水以增之力竭則涸而虛矣內以豐于外有餘



也外以資于內不足也天之性有餘乎師之功不足乎知之其上也得之其次也道也者總名之謂也衆人則教矣賢人則舉矣聖人則通矣秉燭以居暗見不逾于十步捨而視于月之光迹可分遠不可窮及乎日出之朝宇宙之間無不洞然矣衆人燭也賢人月也聖人日也指而授之曰諾矣命之南昧其東西與北焉衆人也斯其為原曰達于末矣賢人也聖人則異于是通能變：能復通之所以開復之所以闔開闔也者經三才而極萬物也運之于心而符于道矣善射者亡其器則的雖存而莫能取于中弓與矢



其射之器也歟習必以良調必以勁則發而無失矣  
聖人之于道也有是乎其器存則見其聖人也其器  
止則雖聖而莫識仁義禮知信道之器也用之可以  
達天下捨之不能濟諸身用不捨惟聖人能之仁者  
心之親也義者事之制也禮者貌之體也知者神之  
至也信者誠之盡也親則不離制則有度體則無亂  
至則莫闕盡則可得故以之于己無不周以之于物  
無不歸張而廣之所以見其時之情也肆其寶賈而售  
者必以大價市取利不大則不授矣聖人之于人利  
之無大小不價而咸授焉仁義禮知信寶也來者與



之違者拒之順于夷若華背于父子兄弟亦不能保其  
心故聖人通之以盡其奧變之以極其妙復之以全  
其道賢人得之者幾衆人得之者不達于一執經而  
問焉句分而字解再三始別其義考之終身能窮諸  
篇也有矣尋其辭求諸理法而依行之迷而取用之  
曰道若是有矣性非也學焉功之得也近于此者殆  
可言遠于此者莫可數學而不得者多乎多故曰道  
少其人哉成乎事業敬乎文章未然也于其不學者  
可也于其衆人者可也觀乎天文章可見也觀乎聖  
人文章可見也天之文章有其神非則變是則畧聖



人之文章有其神從則興弃則亡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聖人之文章詩書禮樂也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學焉學為存也歆世存諸矣蓋子十四篇軻之書也揚之太玄法言雄之書也王氏六經通之書也焉學能至哉韓氏有其文次乎下也非其生而知之則從于俗矣寧有于斯乎能志乎此者雖未達焉然異于時矣仁義禮知信可行也北轅而造燕不迷其往矣端冕而處者不乱其威儀矣代言文章者華而不實取其刻削為工声律為能刻削傷于朴声律薄于德無朴與德于仁義禮知信也何其故在于



幼之學焉無其天之性也自不足于道也以用而補之苟悅其耳目之翫君子不由矣君子之翫視必正聽必正文藝文哉不可苟也已如可苟也已則詩書不刪去其偽者也夫遠必小遺小遠必大忘似有在乎天之性與師之功者焉小遺不棄于學大忘不可得于道文章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女惡容之厚于德不惡德之厚于容也文惡辭之華于理不惡理之華于辭也理華于辭則有可視世如本用之則審是而已身或曰小子有志哉言也無傷于類害于巽乎曰登于執事之門如不極其談



則有濫于進矣與常：者何異之乎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四書

開再拜文籍之生于今久也矣天下有道則用而為  
常法無道則存而為具物與時偕者也夫所以觀其  
德也亦所以觀其政也隨其代而有焉非止于古而  
絕于今矣文不可遽為也由乎心智而出于口君子  
之言也度小人之言也敬號令于民者其文矣哉心  
正則正矣心亂則亂矣發于內而主于外其心之謂  
也形于外而体于內其文之謂也心與文一者也君  
子用已心以通彼心合則附之離則誘之威然使至



于善矣故六經之用于時若是也或曰今之文咸異  
于子之言統其事而無不幹者亦何經哉曰幾于苟  
矣于身適其取舍之便于物略其緩急之宜非製乎  
久者也曰亦自于心矣惡不可久乎曰裁度以用之構  
累以成之役其心求于外非由于心以出于內也曰  
雜乎經史百家之言苦學而積用不有其功且大乎  
曰如是小矣君子之文簡而深淳而精若欲用其經  
史百家之言則雜也始于心而為君虛終于文而成  
乃寔習乎古者也始于心而為若寔終于文而成乃  
虛習乎今者也習古所以行今求虛所以用實能者



知之矣不能者反是犹乎假彼之物執為己有可乎  
重之以華飾為偽者于德何良哉曰世如不好于習  
古子又何為言古乎曰世非不好也未有其能者也  
人好其所能也不好其所不能也世之習于今有能  
者尚皆好之矣設有能于古者有不好者哉曰若是能之  
其倫于經乎曰不可倫于經倫則亂也下而輔之張  
其道也曰子之文何謂也有志于古未達矣其不度  
鄙陋近獻舊文五通書以喻其道也序以列其志也  
疏以刺其事也箴以約其行也論以陳其義也言踈  
而理簡氣質而体早用于時不足為有道之資納于



人不足為君子之觀矣而貢于執事者自知其過大矣執事苟不擯斥而時得容進于門而今而後益知其幸也開再拜

與張員外書

自古國以民為本臨民者官也官設其品任其大小者也今之君宰相之下府尹州牧縣令皆臨民者也大抵不及于縣令之親于民也府尹州牧持其紀綱而已非所以知民之善惡者也府總其州、總其縣縣之政總于其令、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內公與私無所違令不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內公與私俱亂不



得其安雖無兵革飢饉之災民稼不完民業不經矣  
在國家擇其人而授之矣位不尊于府尹州牧其任  
則府尹州牧闕其令之政焉嗚呼近世凡事多喪其  
道與前不同不知為政之道也政繫于民則由于縣  
令休息之也政以仁義忠信為宗今之見言仁義忠  
信者反謂為時不識其變者也如此而欲天下國家  
治者難也政愈急而亂愈多法益峻而犯益衆矣且  
夫政湏學而後知矣不學則不能得其道也不得其  
道也則事多撓于性莫知其制度之所節也過之慮  
其太甚不及慮其有失如是夫者不能輕以取之小



者不能重以捨之歟政無敗者不可得也是以冒其  
任而居之者民興于訟訟身陷于刑辟歷々有之亦  
理宜也昔聖人著六經在其政也垂于萬世將使後  
人學其道而用于民焉非所謂空言者也人之不為  
兵農工賈之徒生而讀書誦習有所成立由有司而  
得為仕也惟相借以聲譽相導以階級所知者但苟  
名而竊位焉咸不考其為學之本也學者豈為名位  
以設其道也為政以立其教也古之為學于名位故  
有所闕學有所成而後試于政焉可即進不可即黜  
退之于今皆不類于此所以罕得其良吏也足下亦



所盡見之矣近者獲得拜見聽足下所論之辭見其  
為政之道焉正合古人之所常佩者也上于國而從  
其公下于民而順其私不畏威以曲其誠不凌弱以  
幹其事平慧而存其危緩法而革其姦故足下五十  
年間治民事官有善之名朝廷謂之為良縣今天  
下一人而已蓋足下得其道者也非徒學而少習之  
依于聖人之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旨何能及之哉  
真君子者也今之為縣令者皆異于足下一以闕其  
學二以失其道故不得其理焉予每念朝廷如足下  
者或老老昏廢不勝大寄即且處以顯高之地率為



仕者令問而師之學其臨民之術詢訪論議成就其業使得致于政也而後求其無良者日漸少焉苟有僥倖之徒懷克而飾偽好利而貪榮莫能容措于內矣如是而官不清而民不康者無也國家欲速其治平之道臨民而能善者繫其人也茲為原乎足下觀之是言也小子于政何如也

與范負外書

孟春晦日東郊柳子言于范侯曰世之學者取于今而不取于古其名問雖顯而事業不著世之仕者專于身而不專于道故其祿位雖尊而德義不彰取于



今者是謂趨于時者也專于身者是謂好于利者也  
學者以名問為華而事業為實苟能于華而不能于  
實曰妄于學也學之下者也聖人恥之予亦恥之苟  
能于華而兼能于實曰通于學也學之中者也聖人  
可之予亦可之苟能于實而不能于華曰達于學也  
學之上者也聖人多之予亦多之仕者以祿位為輕  
而德義為重苟愛于輕不愛于重曰濫于仕也仕之  
下者也聖人惡之閭下亦惡之苟愛于輕而兼愛于  
重曰守于仕也仕之中者也聖人容之閭下亦容之  
苟愛于重而不愛于輕曰強于仕也仕之上者也聖



人貴之閣下亦貴之故予多其達于學也為文常務  
于教故閣下貴其強于仕也為政常務于治教以仁  
義為先治以忠信為本先者仁以存其誠義以制其  
體務在于其教也則予不能趨于時果名問不顯而  
事業著矣本者忠以事其上信以臨其下務在于其  
理也則閣下不能好于利果祿位不尊而德義彰矣  
能趨于時能好于利者未有取于古而專于道也是  
曰小人之徒歟能取于古能專于道者未有趨于時  
而好于利也是曰君子之徒歟小人不能及君子之  
事故其名問顯而不永祿位尊而不固君子不足取



小人之任故其事業著而益光德義彰而愈明今之  
學者取小人而弃君子則予常反于是：以予也不  
得不窮為一旅人今之仕者亦取小人而弃君子則  
閤下亦常反于是：以閤下不得不阨于一外即予  
所窮之于身也何足為窮乎若窮之于文也則是為  
窮也閤下所阨之于位也何足為阨乎若阨之于政  
也則是為阨也况今君天下者曰聖宰天下者曰賢又  
將見予之身不窮矣閤下之位不阨矣予觀閤下之  
為政也盡得其專于道而務于治也不足復言之耳  
閤下觀予之為文也未盡得其古而務于教也則謹



以碑銘箴疏論等雜共一十五篇獻于左右間冀閣下知斯言之不佞也惟于愚不肖與閣下望其等倫則有懸于貴賤矣開再拜

荅梁拾遺改名書

周翰開寶壬申年

四月十五日鄉貢進士柳開再拜始其愚之名肩愈也甚幼耳其所以志之于文也有由而來矣年十六

七時得趙先生言指以韓文遂酷而學之

其事實在野史趙

先生傳中故慕其古而乃名肩矣復以紹先字之

以其韓柳借名

于唐時歆其子厚也紹謂將紹其祖而肩其賢也愚之所自著

東郊野夫傳者于論言之備矣其傳論曰東郊野夫



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尚祖德也亦所以見

小人之所為盡于是矣迺自庚午歲野史既絕筆

凡九

十三篇總

于東郊取諸經亡篇補之後自廢其號曰

補正先生也去秋八月已來遂有仕進之心以干于

世故得今以所著文投知于門下實為之舉進士矣

竊冀于公者公以言譽之公以力振之同于常輩而

是念矣不謂公厚待曰賢過于韓吏部賜書責其不

至曰若肩于韓而為名非所然也以至指摘韓氏之

疵恐累于小人之尚信公于古無與儔者耳小人謹

聞命矣然若韓氏之錄順宗紀淮西諫佛骨碑羅池



其文在于今其事顯于古是非豈能曲于蔽與誣者乎凡聖賢之度量大同也唐之時亦謂韓為軻雄之徒也于今亦咸云若是也又其言文之最者曰元韓柳陸也是韓亦有道耳李讓夷撰錄于韓氏近又以傳之者皆指斥此數事若方之于公即俱不足道也昔先師夫子聖人也為獨立于古今矣馬遷氏紀老聃傳即有他辭以劣于先師也是亦其復有大于聖人者也矧其餘為賢者哉公之以韓氏未足為可賢也蓋公之大于韓氏矣亦若李暉之与先師夫子也不其公見之者異于人哉得不貴之乎若教小人之



更其所慕也即小人本在漸而不在于久矣幼之時所以名者在于好尚韓之文故歆肩矣逮今長而成所以志者在乎執用先師之道也故亦將有所易矣是以補亡先生傳曰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復探六經之旨以而有包括揚孟之志樂與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斯亦小人之志不執其名于肩韓氏矣傳又云或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或



發難之辭謂其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

肩愈紹先也以識其身夫人之立名以欲世義以志其事名之所

義而在其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

斯可已也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已耳

庶幾吾欲達于孔子者也斯亦小人之志又周于此

矣小人雜著文中又有易名解以解其名肩愈而將

易曰開也公以是觀之小人果何如也夙昔之心正

符公今之言也公謂小人之文窺六經之奧正百家

之失廓堯舜之王塗張周孔之至治管晏之儔霸者

之位未稱其小人之所包括也即倘小人苟寔有是

深



豈果在未名于天朝乎復白疑之真有耶無耶望公  
細而閱之亦前所貢于公之文中有傳句名斯在矣  
敢承誨命遽定曰開旅館囂然文思不生言無所常  
道者急于報謝勿怪之可也開再拜

河東先生集卷第五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唐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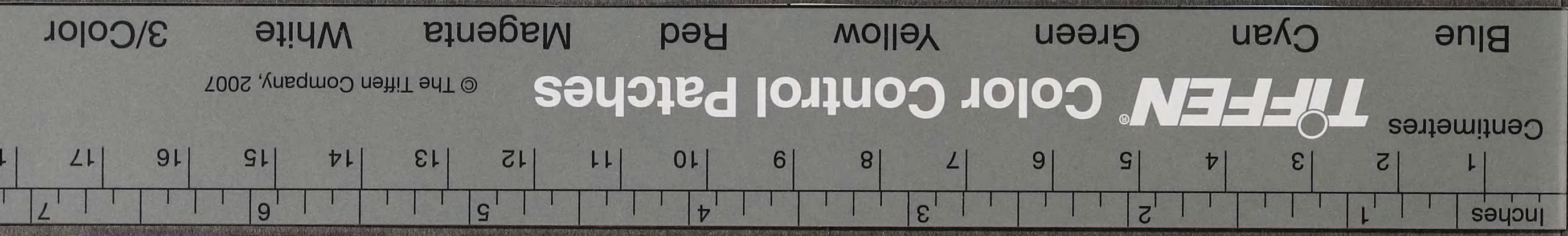
Kait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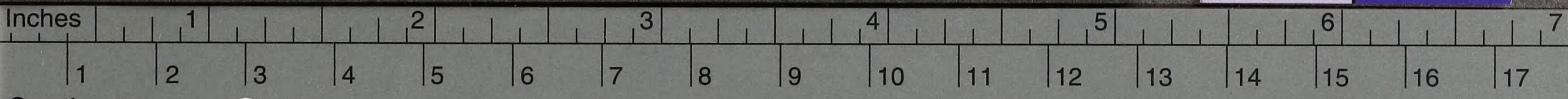


河東先生集

開化圖書館  
Kas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